

周学忠 著

風雨
乾坤

上



華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乾坤/周学忠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4.11

(大家文丛)

ISBN 7-80178-153-8

I. 风...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2190 号

责任编辑:林欣雨

策 划:杨 翔

装帧设计:方静

中田

书 名:风雨乾坤

作 者:周学忠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号,邮编:100009)

印 刷:北京忠信诚印刷厂

版 次:2004年11月第1版 2004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1000千字

印 张:36

印 数:1—1000册

全套定价:62.80元

内容提要

《风雨乾坤》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分上下部。

这部书规模宏大，气势非凡，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再现了三四十年代中原大地风雷震荡，血与火的社会斗争历史。上部写农家子弟戴焕章在匪乱横行的岁月里，独树一帜，结交四乡亲朋好友，捐款买枪，武装自己，治服了周围大小股土匪百余起，使一方百姓始得平安；继尔，又与恃强凌弱的地方民团司令兵戎相见，血战月余，虽因寡不敌众，逃往异乡，却从此威名大震，领袖一方；下部写身为五战区右路游击队司令的戴焕章，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和李先念、陈少敏结下了深厚友谊，秘密而巧妙地为新四军五师提供重要军事情报，输送大批枪支弹药，一次次护送地下党干部通过敌伪封锁线……

小说情节曲折跌宕，险象环生；政治、军事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情场纠葛潮涨潮落，回肠荡气；语言新颖练达；生活气息浓郁，读来引人入胜，余味无穷。

序一：硬汉歌 志士颂

周大新

因原籍在邓州南部，故少时就听到了不少有关戴焕章的故事，但我真正了解戴焕章这个邓州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却是在读了学忠先生的长篇小说《回龙腾蛟》之后。

近年来，以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多了起来，但可惜其中不少的作品是以展览人物生活秘闻为目的，以男女艳事来吸引读者，并无太多的文学价值。学忠先生的《回龙腾蛟》则与这些作品不同，他是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运用传奇小说的表现手法，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生于乱世不甘平庸，企望有所作为的邓南人的曲折的人生经历。把历史上的这个人物活生生地重现在读者面前，从而呼唤一种直到今天仍有价值和意义的阳刚豪壮之气，一种拼搏向前渴望有所作为的精神。作者从戴焕章幼时写起，把他涉足政坛、与土匪们拼杀、聚集自己的队伍、率兵抗日、接近并投身革命军队的过程一一写了出来。作者在写作中，既写他的果敢、机智、精明、渴望有所作为和身明大义，也写他的诡诈、狠毒和对女色的贪恋，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的性格的各个方面，从而使这个既是历史的也是文学的人物有了认识价值。

一个人的经历，常常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地域和那个时代造成的；

风雨乾坤

展现一个人的经历，也差不多同时展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地域和那个时代。《回龙腾蛟》写的是一个传奇人物戴焕章的经历，反映的却是本世纪 20 年代后期、30 年代和 40 年代前期邓南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在苦难中挣扎生存的境况。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当时的邓南农村十室九空，人命朝不保夕，土匪多如牛毛，人命在这儿一钱不值，杀死一个人如踩死一只蚂蚁般容易，不需任何手续。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被这种苦难压得喘不过气来。这种苦难的展现，理所当然地使读者感受到了一种拯救的迫切，使人们盼望一个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到来。《回龙腾蛟》这种艺术效果的实现，使它同一般的以讲离奇故事为宗旨的传奇小说区分开了。

一部书如果能帮助读者加深对一个地域风俗民情的了解，这本身也是一种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事情。《回龙腾蛟》中所写的闹房猜辈枚、暴死者不入房、唱村戏、讨饭打莲花落等情节，让读者看到了邓南这块土地上独有的民情风俗，从而会产生很大的阅读兴趣。《回龙腾蛟》在语言上也很有特色。学忠先生长期生活工作在邓州地面，对这里百姓们的日常用语十分熟悉，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比如形容孩子胖，用“脸蛋儿吃得圆堆堆的”；说人脾气倔，用“就你扭球犟”；讲人们彼此不熟悉，用“生不拉查的”；评论人心眼多，用“心路怪稠”，读起来有一种浓浓的乡土味。尤其我这个游子，读时仿佛就又置身在乡亲们中间了。

通往文学圣殿的道路不止一条，学忠先生沿着非虚构小说的路子走下去，同样可以走进那座殿堂。《回龙腾蛟》是他工作之余写成的第一部长篇，他在这部作品中所表现的功力，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日后还会写出更好的作品。无论在学识上还是在人品上，学忠先生都是我敬重的人，他嘱我为这部书作序，实在愧不敢当，我不过是把我读这部书的一些感受写出来，与读者朋友们做个交流。

让我们祝愿他在创作上不断有新的收获！

（原载 1992 年 5 月 6 日《河南日报》）

序二：精灵飞起来

吴元成

十年磨一剑。前几年，我曾拜读过南阳作家周学忠先生长篇历史小说《戴焕章传奇》的第一部《回龙腾蛟》、第二部《风云际会》，作家提供了历史小说创作的另一种可能，戴焕章成为当代历史小说人物画廊又一崭新形象。如今，捧读作家出版社（1999年6月版）推出的《戴焕章传奇》之第三部《楚天浩歌》，就不能不为作家的毅力和才情所感佩。文学真是一个小精灵，它是那么飘忽不定，难以捉摸，又是那么瑰丽神奇，让作家呕心沥血去追寻，让读者如痴如醉去膜拜。对于创作者来说，他努力的方向就是如何让这个小精灵飞起来。并随之歌舞，甚至随之疯狂。

在周学忠的新作《楚天浩歌》中，我看出了这个飞翔的小精灵。它随着在戴焕章后半生的风风雨雨中，纠缠在作家那亦庄亦谐、亦俗亦雅、既充满乡土气息又不乏诗情画意的语言方式之中。

如果说，《回龙腾蛟》和《风云际会》呈现的是一个英雄成长期的艰辛和上升期的辉煌，那么，《楚天浩歌》就把遮蔽在一个英雄身上的悲剧氛围一点点打开，让戴焕章在抗战这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经历灵与肉的洗礼、煎熬，而又在这个洗礼与煎熬中得到磨练。一方面，戴焕章必须东山再起，寻求生存的基础。过去，他是称雄一方

风雨乾坤

的豪杰，剪除大小顽匪，维护一方平安，连宛西土皇帝别廷芳也奈何他不得。而现在，在刘峙的围剿下，惶惶如丧家之犬，抛别故园，寄人篱下。他必须找到新的靠山。小说在此颇费了一番笔墨。戴焕章初到鄂北，在一帮“绿林”朋友的帮助下得以苟延残喘，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手段去接近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并终于得到李宗仁的赏识，成为国民党部队的一个游击纵队司令，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对内，戴焕章以孙子兵法、诸葛谋略练兵；对上，曲意奉承李宗仁，不遗余力除异己；对外以弱小之旅与日本鬼子巧妙周旋，施以打击，一时被誉为“抗战楷模”。另一方面，他对“国军”的腐败和尔虞我诈深恶痛绝，更不满蒋介石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其实，这种矛盾和困惑仍然缘于他的“寻找靠山”之说。作为一个从土围子回龙寨冲杀出来的民间豪杰、一个喜欢风花雪月、琴棋书画、三国谋略的农村文化人，戴焕章在一片黑暗之中也不可能有什么更为明确的人生目标。悲剧意义在他身上的体现就显得不可避免了。爱情、战争、良知、仇杀、江湖义气、虚于应付等等，把戴焕章紧紧束缚，不得解脱。

就在这一片黑暗和无边的茫然中，戴焕章终于看到了一线希望。戴焕章与同在五战区由李先念、陈少敏领导的、坚持抗日的新四军五师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搜集情报，输送武器弹药，掩护我党干部……最后又以剿共为名，将所部2000人马交给了解放军。读者满以为戴焕章从此会走上革命道路，掀开了人生新篇章。但受其性格和其特殊的经历所限，戴焕章反而退回他任游击纵队司令时开办的烟行，并最终为他的邓州宿敌所暗杀，完完全全地成为一个悲剧人物。戴焕章有诗曰：“一生戎马任纵横，楚天浩歌唱大风。”而今，斯人已去，浩歌成绝唱！

围绕着戴焕章的这一悲剧性格，作家为我们展开了一幕幕血与火、爱与恨、生与死的悲壮剧情。读来真切感人，不忍释卷。“生存还是灭亡”这一永恒主题被作家演绎得淋漓尽致。和《回龙腾蛟》、《风去际会》相比，《楚天浩歌》中的戴焕章更加有血有肉，更加真实可信，也更加悲剧化。成功的人物塑造使得附着在戴焕章身上的小精灵飞

风雨乾坤

动起来。除了戴焕章,《楚天浩歌》还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饱满的人物形象。新四军五师政委陈少敏干练机智,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豁达大度,邓州军政要人杨保东、丁大牙阴险毒辣,我基层共产党员干部大智大勇。戴母和茶晔、茶花姐妹等女性形象也塑造得比较成功,戴母的斤斤计较、茶花的美丽大方以及茶晔由爱而恨进而走向堕落,读来令人回味无穷,可圈可点。

和《回龙腾蛟》、《风云际会》的语言表现相比,《楚天浩歌》经过多年的锤炼,新鲜活泼的乡土语言和瑰丽浪漫的文人语言得到了更为完美的结合,升华为具有张力的文学语言。作为楚汉文化最古老和最完美的活化石,南阳文化积淀深厚,民间语言丰富多彩,已经造就了乔典运、张一弓、田中禾、二月河、周大新、周熠、周同宾等一批南阳作家。同为南阳作家群中一分子,周学忠也得到了南阳文化的浸润。塑造人物是小说的天职,恰如其分的语言表现形式是其站立起来的基础。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语言风格的成熟,外国文学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亦如是。一切文学样式都以高拔、洗练、个性化的语言为外在的表现力和内在的推动力,成功的文学作品尤其注重这一表现力和推动力的运用。《楚天浩歌》在这一方面具有精到的体现。在小说中,不同类型的人物拥有不同的话语方式。土豪的粗野,将军的儒雅;共产党人的沉着,女学生的活泼;江湖人的黑话,乡下老太的絮语……可谓五彩斑斓。在写景状物上,作家调动起语言的所有表现力和推动力,围绕人物的身份和心境绘形绘色,写得栩栩如生。一家服装店的老板为了能跟漂亮的女演员多说几句话,“故意难为”说钱不够,“弄得她很难堪”。作家写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戴焕章看不惯这恶作剧,从衣袋里摸出两块钢洋往柜台上一放,问中年男人:‘够不够?’中年男人认出是戴焕章,急忙陪笑道:‘使不完,使不完。’”地道的乡土语言更显出戴焕章急我所难的英雄气概。写景:“七月的天气,火热火热的。小花岭里一片松林却很凉快,迎面从山谷里吹来的南风,像是从冰水里浸过似的,刮到脸上清爽爽的。”写人:“戴焕章的警卫员谷太三如此评价学生茶晔:”身条脸面长得都不

风雨乾坤

错，两只眼睛特别有情。这些洋学生跟土包子不一样，譬如吃红薯和吃梨，一个是老面腾，一个是脆生生。”又说：“这姑娘多只十七八，嫩豆芽一样。”另一个警卫员说：“看给你眼气得差点泪水没流出来。”这种话语方式不熟悉南阳方言是写不出来的。民间俗语和坎子（歇后语）的恰当运用，确实为写这部小说增添了魅力。周学忠善于对场景的描绘。当写到戴焕章想通了如何与新四军巧妙配合消灭敌顽时，戴焕章“以拳击掌地叫道：‘太好了！’刚好这时候，一阵风‘呼’地从外边吹了进来。把窗帘子扬起来。如同军中飘扬的大纛，发出‘啪啪’的响声。”

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个特殊的场景、一个特殊的故事、一个特殊的人物。作家为了把握好这几个“特殊”，在小说内外殚精竭虑，不辞辛劳。他不仅在邓州当地寻访当事者和知情人，还四下湖北到十几个县市实地考察、采访。10年来，仅采访笔记就有几十万字，查阅史志400多万字。作家在这部42万多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杀青之际曾说：“历史小说不同于一般的小说创作。它首先是历史，不能胡编乱造、期世盗名，要有治史般的严谨和诚实态度。它又是小说，还要遵循艺术规律，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合情合理的创造。”周学忠的这番实话实说在他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作为读者，我们期待着作家有下一部历史小说能够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喜。

（原载1999年8月27日《河南日报》）

目 录

序一：硬汉歌 志士颂	周大新(1)
序二：精灵飞起来	吴元成(3)
引 子.....	(1)
第一章 匪乱花烛夜.....	(2)
第二章 深谋安良策	(18)
第三章 乍然黑风起	(54)
第四章 天不灭老戴	(90)
第五章 花寒劫外香.....	(112)
第六章 愁因风雨深.....	(144)
第七章 阳春至寒露.....	(170)
第八章 未雨计绸缪.....	(193)
第九章 白虎夜引路.....	(218)
第十章 时穷节乃见.....	(244)
第十一章 堪悲遭难人.....	(277)
第十二章 思欲解世纷.....	(316)
第十三章 挥泪枣树林.....	(349)
第十四章 瞠目常怀恨.....	(385)

风雨乾坤

- | | |
|-----------------|-------|
| 第十五章 是非有公论..... | (421) |
| 第十六章 孰料命归阴..... | (458) |
| 第十七章 恶积祸杀身..... | (490) |
| 第十八章 谁辨伪与真..... | (525) |

引子

1983年，李先念主席会见曾在新五师工作过的原武汉军区副司令武世安，问到戴焕章的情况时，武世安沉痛地告诉他，戴焕章在1947年春天被其宿敌所暗杀；李主席很惋惜，而且深情地怀念道：“戴焕章是我党的好朋友，他有功于革命，有功于民族解放事业。”

戴焕章这个豫鄂边上的传奇人物，是国民党杂牌军的一位高级将领，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明里受李宗仁指挥，暗里却与新五师的陈少敏、李先念密切合作，多次给新五师送去枪支弹药，提供重要军事情报，秘密护送我方干部通过日伪封锁线……

对于这样一个人物，人们不禁要问：他的过去如何？他又是怎么一步步走了过来的呢？历史是最准确的答案。

第一章 匪乱花烛夜

—

1925年。

在长江支流的支流上，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它源出八百里伏牛山南麓的内乡县，流经淅川、邓州，于新野县的新甸铺汇入白河达于汉水，因其水势偶平偶险，故称刁河。刁河在古老的邓州城南25里处旋个大潭，就是民间传说“鲤鱼跳龙门”里的那个锁有孽龙的回龙潭。回龙潭畔筑有回龙寺寨，寨东南二里远有个平平常常的村子，叫牛营。

冬季的豫西南农村，特别贪睡。然而牛营村北头的那座砖墙瓦屋的农家四合院，却早早地忙碌起来。天还灰朦朦的，四合院里那沙沙的脚步声，哗啦哗啦的倒水声，各种木器、铁器的撞击声以及锅碗瓢勺的叮当声，合成一团音响的浓云，在农历11月22日的晨空中荡漾。

在这忙碌的人群中，最早起床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农妇，中等个儿，乌发中飘着能数得过来的几根银丝。她今日的心情特别高兴，因为去年娶了大儿媳妇，是村北大里王营的魏家姑娘，今天又娶二儿媳妇，是河西魏庙村的姑娘，也姓魏，明年，或后年再把东乡的三儿媳妇

风雨乾坤

娶过来,那才叫心满意足呢。她生育三男两女,个个长得体态,而丈夫戴天锡为子女们取的名字挺合她的意。大儿子叫金娃,学名戴书金,字玉亭;二儿子叫银娃,学名戴书文,字焕章;三儿子叫山娃,学名戴书山,字松亭;两个女儿叫玉容、玉环,总的意思是金银成山,金玉相连,都是金贵的意思,啧啧,她越思越甜。只是这么好的事,这么排场的事,今日娶二儿媳妇抬哑巴轿令她太不称心。在当地,娶媳妇抬哑巴轿都是穷苦人家没办法的办法,象她这样的人家,虽不算多富裕,也有八十多亩地,况且老头子戴天锡前些年是县衙里一个官官,乡亲们还为他立有功德碑呢;再说大儿子戴玉亭在区上当秘书,连区长李荣泮也很器重他,三月间又去到内乡学搞地方自治,将来回到地方,拉起一支子枪,说不定干多阔哩。这样有头有面的人家用哑巴轿接亲不让人耻笑、搞脊梁沟吗?为这事,她跟老头子别扭了好几天,最后还是胳膊扭不过大腿。这老头说话慢条斯理,下大雨不乱脚步,可是认准理谁也没办法说服他。他坚持要用哑巴轿娶二儿媳妇,理由就是那几句:“如今世道乱,土匪多,躲都躲不及,还声张着惹祸?”提起办喜事惹祸,耳闻的有,眼见的也有。唉,没办法,如今土匪专找大户的事。太声张了,说不定招来匪祸,那可是吓死人啦,所以依了老头子的主意。她是一个争强的女人,尽管用哑巴轿接二儿媳妇,她在暗中使劲,尽量要把喜事办得周到一些,隆重一些,以补哑巴轿娶儿媳的亏欠,日后也好给二儿媳妇交待,免得落人埋怨,亲大儿媳妇了,不亲二儿媳妇了,手掌手背都是肉,一律看待。为这事,她真操了大心,一晚上睡不了半宿觉,连衣服也没脱,囫囵滚睡,囫囵滚起。她一大早就起来,叫醒了那些抬轿的,抬酒祥的,抬食箩的,拉车的,招客的,迎亲的,帮厨的……又回来交待大儿媳妇,为银娃找好新衣新帽新鞋袜,还特意把今日去押轿的山娃叫到跟前,一一交待了押轿应注意的事项和礼节,交待毕,又先生考学生似的,让山娃从头复述一遍,有两个地方说颠倒了,她还严厉地指责:“不用心不行,这是大喜事,可不能当儿戏耍,记清!”其实山娃早记清了,中间故意弄错,谁知挨了训,只好又从头到尾地复述一遍。

风雨乾坤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她也确实困倦了，坐在堂屋的大黑漆圈椅上，闭目养了一会神，猛然想起一件事，急忙走出屋门，来到二儿子戴焕章住房的窗前喊：“银娃，今日是啥日子，都啥时候了，你还在睡哩？”

正在梦地里。在大街上见到哥哥戴玉亭同几个人边谈边笑地向前走着，他用劲喊，怎么也叫不出声来，当隐隐约约地听到母亲喊时，才猛一使劲儿，手从胸口上拿下来，随之“噢”了一声，伸出汗浸浸的左手揉揉眼睛，才算真正醒来，擦了擦头上的汗，急忙给母亲回话：“我听见啦，就起来的。”他坐起来，披上衣服，望望已经发白的花格窗纸，突然右眼连跳三下，身上禁不住打个寒颤。嗬，又是眼跳，总不会有什幺祸事，今日可是我结婚的大喜日子！

大妹妹玉容看到二哥出来了，急忙端过早已打好的白面浆糊，招呼妹妹玉环：“快，快把对子拿过来。”十岁的玉环比玉容小三岁，长得如花似玉，两只大眼扑闪着，将写好的一大撂对子递给她二哥戴焕章。他含着笑，手拿蘸着浆糊的新簪帚逐个门上贴对联。洞房门扇上贴着两个特大的“喜”字，上联是：玉镜人间传合璧；下联是：银河天上渡双星。大门上的对联是：两国成婚有秦晋，一村结好是朱陈，笔力遒劲潇洒，戴焕章最喜欢这种行草字体，久久地凝望着，时而还在手上模仿着。“二哥，都贴完了，还站着看啥哩，不快去穿新衣接二嫂！”玉环捅了他一下，调皮地跑开了，他看着小妹妹的背影甜甜地笑着。

二

吃罢早饭，院内热闹非凡。农村就是这个样子，无论谁家过红白喜事，左邻右舍都主动热情地为其帮忙。轮不上帮忙的，也要到现场观看，在冬闲季节过喜事，看热闹的人更多。逢上太平年月，众人凑份子请戏班子来搭台唱戏，一唱就是十天半月，或是借寺庙烧香起会，四乡八村的人可以到一起交流物资，交流感情，寻开心，找乐趣。

风雨乾坤

可是这些年土匪横行乡里，闹得众百姓不得安生，会不敢起，戏不敢唱，连玩猴的、打莲花落的也很少有，大家觉得沉闷憋气，偶尔遇上过喜事，男女老少都是挤着看，女孩们心细，看过喜事，长进不少生活知识，还记着办喜事的程序、路数：诸如打发闺女穿什么，戴什么，陪送什么，甚至连新郎倌如何施礼迎新娘子下轿的事，都一一记到心里，同时憧憬着自己的未来；男孩子来看主要是打热闹，拾趣儿，尽兴玩耍的。大人们看新娘子，一是为饱眼福，二是为评头品足议短长提供充分依据。

这时候，接亲的哑巴轿和扎有彩棚的牛车都已准备停当。在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声中，从院内走出个魁梧英俊的青年，头戴礼帽，身着长衫，你道是新郎倌？不，他是新郎倌的胞弟戴松亭，是押轿的。押轿是什么意思？按当地风俗规定，接亲的轿去时不能空，必须有人坐，这就是押轿的。押轿的人选多是新郎倌的胞弟、堂弟或表弟，也有让姐夫哥及姑父押轿的。回来时，轿是坐新娘，押轿的坐牛车回。戴松亭虽然年方十六，个头却与二哥差不多。当他潇洒倜傥地走出大门口时，看热闹的人中有人说俏皮话：“山娃，今日是你二哥搬亲，陪穿恁瓜净做啥哩，是不是想……”话说到这儿，见戴松亭礼帽下的两只眼一睦，那人立时哑口了，把快要出唇的那句粗话又咽回到肚里了。同龄人都晓得，山娃戴松亭的脾气跟他大哥、二哥都不同，有点说不上来的“怪”。他母亲也说，这娃从怀上胎儿就跟别的娃不一样，在娘肚里不时地翻个儿，生下来瘦得像一把皮，可刚满月，脸蛋儿就吃得圆堆堆的。他特别贪吃，总是吃的从嘴里往外溅奶，还舍不得丢奶子；刚会坐坐簸箕就不失闲，不时地抡着小手在坐簸箕上拍打，直打得手掌发红还要拍打；六岁入学读书，有尿了不报告老师，尿了一裤裆，棉裤外边结成冰凌碴子也不吭声；那年害病熬汤药让他喝，大人尝尝苦的连连摇头，可他抱住药碗一口气喝了下去，苦得他身上打颤，也不哭。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他打狗的那件事。

村东头有个叫陈老七的，讨厌学生从他家门前过，看了一条大黄狗咬伤不少学生，大家早恨透了，陈老七对他家的狗“护短”，狗咬了

风雨乾坤

人，不认错，还倒打一耙子说是学生自作自受：“他们逗它，它能不咬？”戴松亭虽说不走那条路，可他听大伙说一些事，心里憋得慌。一天上午放学后，他绕道从陈家门前过时，老黄狗果然又逗着毛狂叫着扑了上来。狗通人性，最善于看主人的颜色。它咬人时，主人厉声斥责，它便会停下来不咬；主人一般地斥责，它便扑上扑下地抖威风，摆出进攻的架势；主人有怂恿的意思，它便向对方猛扑过来，死死咬住。老黄狗咬戴松亭时，陈老七是一般的斥责，老黄狗抖起威风，戴松亭眼见为实，火了，弯腰摸石块要去砸它，没提防，脚一滑跌倒了。那黄狗猛扑上去在他的小腿上咬了一口，棉裤被翻出套子，血淌淌流，陈老七这才慌了，赶紧把狗撵跑圈到院里，扶起被咬伤的戴松亭，连骂恶狗。戴松亭二目环睁，甩掉陈老七，顺手操起靠在楼门东边的那把桑木把钉钯，纵身跳到陈老七院内，追着打那呲牙裂嘴的黄狗，挤到牛屋门前，他举起钉钯朝那黄狗的头部砸去，那黄狗朝前一纵，钉钯打在它的后坐上，惨叫着钻进牛屋里，戴松亭穷追不舍，挤到牛槽下，两手死死卡着黄狗的脖子，举到空中，硬是把那咬人的恶狗掐死，还抽出铡刀将它的身子连剁数下，碎尸三段，弄得他脸上、手上几处受伤、冒血，陈老七吓得昏倒在楼门底下。戴松亭又一声不吭的到门前的水坑里洗了手和脸，擦了擦血，把一个同学送来的红药敷上，象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回到了家里。当他母亲从别人嘴里得知这件事时问他：“你回来也不言声？”

“狗都打死了，还说啥哩。”戴松亭平静得出奇。

“你打狗得看主家情。”

“他眼看着狗给我咬倒才上来轰，还有啥情哩！”戴松亭理由充足地辩解着。

“你呀……”他母亲伸出食指生气地在他头上点着，可是嘴里没了词。

从此以后，戴松亭得了个绰号：三老虎。

戴松亭脾气暴躁，但对人挺有礼貌，平时见了村里人，有大有小地称呼；别人到他家里，也是热情地搬凳子，递烟袋、倒茶；和小伙伴